

樓酒

旧参
I 246.3
Z-8-75

酒

九〇年



中華書局印行

小小說例言

一本書文字淺顯材料活潑名曰小小說凡已通文字者固可取以消遣卽略解字義者亦可藉爲通文之捷徑足爲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之補助品

一本書材料皆本諸舊小說取其富有興趣而無傷道德者並於每種封面繪成彩圖鮮明悅目尤足助人興味

一舊小說向爲社會所歡迎惟事實之間凡有傷風化者本書概爲刪去文字之間或太深及俚俗者本書概加改竄俾閱者易於領悟免涉歧邪

一本書每敘一段故事祇述本事之事實繁文駢語概從刪改文字分段另行排列尤易起首結尾前後相應平時觀覽可悟謀篇布局之法虛字用法習見純熟自易貫通

一本書用三號字排印行款疏朗絕無蠅頭小楷字迹模糊致傷目力之弊小本精裝尤帶

一舟車勞頓闔閭清閒手此一卷誠爲絕妙之消遣品

大鬧酒樓

話說宋朝仁宗時代。有一箇英雄姓狄名青。
西西河縣人。學得一身好武藝。有萬夫不當之勇。
同省榆次縣人姓張名忠。直隸順天府人姓李名義。
最爲深交。結爲異姓兄弟。亦是豪傑之士。
同往河南汴京經商。一路上曉行夜宿。渴飲飢餐。
止一日。到了都城。就尋箇客寓歇下。

次日。三人出外遊玩。到了十字街。望見一座高樓。十分幽雅。三人登樓。呼喚。拏上頂好的酒饌來。酒保一見三人。嚇了一驚。說不好了。蜀中劉關張三人出現了。張忠道。酒保毋須害怕。我三人生就面龐兇惡。心中卻是善良的。酒保道。原來客官不是本省人的。口音休得見怪。敢請少坐片時。卽當將酒饌送來。當下三人只見閣子上面。已有幾桌人在彼飲酒。又見樓中不甚寬廠。一望裏廂對面一座高樓。雕畫工巧。花

香撲鼻。一陣陣吹出外廂來。張忠卽呼酒保。要揀箇好座兒。酒保道。客官此坐兒便是好了。張忠道。這箇所在。我們不坐。須要對面。這座高樓。酒保道。三位客官。要坐這高樓。斷難遵命。張忠道。這是何故。酒保答道。休要多問。你且在此飲酒罷。張忠聽了問道。到底爲甚麼登不得此樓的。快些說來。如果然坐不得的。我們就不坐了。你也何妨直言。酒保道。三位客官。不是本省人。怪不得你們不知。吾隔樓有箇大勢力的。

官家本省胡大人。官居制臺之職。有位公子。甚是蠻橫。強佔此地。趕去一方居民。將吾閣子後面。建築畫樓。內中奇花異草。古玩名畫。珍禽奇獸。無一不備。改號此樓爲萬花樓。張忠道。他既是官家公子。何至十分兇蠻。酒保道。只因孫兵部就是龐太師的女婿。胡制臺與孫兵部契交。他的勢炎薰天。無人不怕。這公子名胡倫。日日帶領十餘箇家丁。出外遊玩。倘遇愚民。有些小小衝犯。他卽時拿回府內打死。誰人敢去。

討命。如今公子建造此樓。時常來賞花遊玩。飲酒開心的。並禁止一衆軍民人等。不許到他樓上閒玩。如有違者。立刻拿回重處。吾故勸客官休問此樓。免得惹出災禍來也。

斯時不獨張忠、李義聽了大怒。卽狄青也覺氣忿不平。張忠早已大喝一聲道。休得多說。我三人今日必。要登這樓飲酒。誰怕胡倫這小東西。說罷。三人正要跑上樓去。嚇得酒保面如土色。額汗交流。連忙跪下。

磕頭懇求道。客官千祈勿上樓去。饒我性命罷。狄青道。酒保吾三人上樓飲酒。倘若胡倫到來。自有我們與他理論。與你有何相干。酒保道。客官有所不知。胡公子諭條上面。寫著本店若縱放閒人上樓者。捆打一百。客官呵。人的軀體是骨肉做的。若被打一百。豈非賤命無辜。送在你們三人手裏麼。懇祈三位客官不要登樓。只算是買物放生。存些陰鷲罷。張忠冷笑曰。二位兄弟。胡倫這東西如此兇狠也。怪他不得。彼

恃著數十箇蠢漢。橫行無忌。順者生。逆者死。不知陷害多少良民了。狄青道。我們不上樓去。顯然怕懼這小東西。也不算是好漢。李義也答道。有理。當下三人執意不允。嚇得酒保心頭突突亂跳。叩頭猶如搗蒜一般。張忠一手拉起。呼聲酒保且起來。吾有箇主張在此。如今賞你十兩銀子。我三人且上樓暫坐片時。卽刻下來。難道那胡倫有此尷尬湊巧的。就到了麼。李義又接言道。酒保你真是呆子。一刻間得了十兩

銀子還不便宜麼。當下酒保見了此十兩銀子。轉念想道。這紫臉客官的話。到也不差。難道胡公子真有此湊巧。就來不成。且大著膽子。受用了銀子罷。卽呼道三位呵。旣欲登樓。須臾就要下來的。三人齊應道。這箇自然。決不累著你淘氣。你當將好酒餚送上來。還有重賞。酒保聽了。喜動顏色而去。

此時三人登樓。但見前後紗窗多已閉著。先將前面紗窗推開一看。街衢上的人民。攘往熙來。以及民居。

鋪戶歷歷在目。又推開後面紗窗一看。果見一座花園。芳草名花。珍禽異獸。無所不有。亭臺院落。佈置得宜。猶如畫圖一般。三人不覺同聲稱妙。均道實是別有一天。怪不得胡公子要驅逐遊人。不肯與大家同樂了。正談論間。酒餚已來。排開案桌。弟兄等開懷暢飲。甚是得意。原來這三位少年英雄。膽量包天。況且張忠、李義。乃是天蓋山的強盜。放火傷人。不知見過多少。那裏畏懼甚麼。今到了此樓。總要吃箇爽快的。

酒保送酒不迭。未及下樓。又高聲喧鬧幾次。催取好酒。李義高聲呼喚酒保。如不速送酒上來。恐怕要將樓上鋪陳打去了。酒保一聞喊罵之聲。卽忙上樓。說道。客官。小店裏實在沒酒了。且請往別處去用罷。張忠喊聲胡說。你言沒了酒。欺著我們麼。一把將酒保揪住。圓睜環眼。擎起左拳要打。嚇得酒保渾身發抖。蹲做一堆求饒。李義在旁道。酒保到底有酒沒有。狄青言酒是有的。無非厭煩著我們在此。只恐胡倫到。

來。累及於他。酒保。如若胡倫到了此間。問起。只言我們強搶上樓的。決無干累。酒保道。既如此。請這位紅臉客官放手。待我拏酒來罷。當下張忠放手。酒保下得樓來。吐舌道。不好了。這三人吃了兩缸酒。還要添起來。這也罷了。只怕公子到來。那便如何是好。

卻說胡倫。年方二十光景。生得面貌兇橫。雖是胡制臺之子。乃係繼養的。平日只貪游蕩。不喜攻書。其父並不管束。聽其所爲。所以放縱得品行不端。膽量愈

大平素凌虐良民。大家一聞他到來。便遠遠躲避。送他一箇混名叫胡狼虎。這一天乘了一匹白馬。帶了八箇家丁。到各處去玩耍。正因身體有些疲乏。擬回衙休息。只因一箇無賴漢。與酒保蓄有夙恨。斯時亦在酒館裏飲酒。看見酒保得了張忠十兩銀子。私放三人在萬花樓飲酒。卽時去報告胡倫。胡倫聞知。怒髮冲冠。立刻引了家丁。如狼如虎。一直來至酒肆中。當時店中飲酒的人。一見公子到來。均一哄而散。酒

家嚇得魂飛魄散。連忙跪下叩頭不止。八箇家丁跑進樓來。大喝這裏甚麼所在。你們在此吃酒麼。弟兄聽了大怒。立起身來說道。酒樓是留客之所。人人可坐。你莫非就是胡家幾箇兇奴麼。來阻撓吾們吃酒。好生大膽。八人齊喝道。我家胡大爺要登樓來。你們快些滾下去。只算不知者不罪。三人喝聲胡說。胡倫有甚大勢力。不許吾們在此麼。快教他來認認我桃園三弟兄。立著侍酒。方恕他簡慢之罪。家丁大怒。喝

聲大膽奴才。好生無禮。早有胡興、胡霸搶上。揮起雙拳就打。卻被張忠一手格住一人。乘勢一撈。二人東西跌去丈遠。又有胡福、胡祥飛步搶來。李義圓睜環眼。喝聲且慢。飛起連環腳。將二人一齊跌倒。胡昌、胡順、胡榮、胡貴四人。見不是勢頭。只得一齊擁上。來捉三人。狄青毫不在意。將身子一低。伸開雙手。在四人腿上一擦。四人喊聲不好。向地跌下。八人起來。又思搶上。豈知身軀未近。人已先跌。只得扒起來。一同逃。

下樓去了。

狄青看見冷笑道。這八箇奴才。不消三拳兩腳。打得都逃下樓去了。二位賢弟。我想胡倫必不干休。料他必來尋事。不如我們三人一同下樓去。方爲上策。雖不是怕他。恐他多差奴才來。就虎落平陽。被犬欺了。張忠道。哥哥所算不差。我們下樓罷。此時狄青在前。張忠、李義在後。正要下樓。豈料胡倫公子。雄糾糾。氣昂昂。搶上樓來。高聲大喝。誰敢無禮。我胡大爺來也。

狄青問曰。你就是胡倫麼。輕輕在他肩上一拍。胡倫已立腳不穩。由樓跌下。八箇家丁上前扶起。已跌得頭暈眼花了。卽喚家丁們。快拏住三箇賊奴才。狄青大喝道。胡倫你還敢來麼。胡倫被跌得渾身疼痛。忿怒異常。便大喝道。何方兇漢。擅敢放肆。我大爺就來。你便如何說罷。直搶上前。七箇家人隨後。胡興見勢頭不好。已先回家中稟報胡公去了。卻說胡倫奔搶至狄青跟前。狄青伸手挾胸抓住。提了起來。宛如抓

雞一般。七箇家人只管吶喊。又見張忠、李義怒目圓睜。不敢上前。惟大罵這還了得。三箇兇漢如此膽大兇狠。還不下公子。儻若胡大人一怒。只怕你三條性命死無日子了。當時狄青少年氣盛。加以酒已半酣之際。一聞家丁之言。怒氣沖沖。喝聲賊奴才。要我放他麼。也不難。且還你罷。遂將胡倫一拋。高高擲起。頭向地。腳朝天。跌於樓下。三人哈哈冷笑。重回樓中飲酒。方纔下樓之言。已忘記了。

當下七名家丁。見拋了公子下樓。急急跑走下樓來。只見公子天靈蓋已碎。血流滿地。已是不活。嚇得面如土色。大呼反了反了。清平世界。有此兇惡之徒。將公子打死。真乃目無王法了。店家早已嚇得半死。街上閑觀之人。亦漸漸走攏來看。是時胡府家丁。又添上百十餘人。將店中重重圍了。這三人在樓中飲酒。還不曉得胡倫跌死。正在你一杯。我一盞。吃得興高彩烈之時。忽有二三十人。一擁上樓。拿捉兇手。這三

人一見大怒。立起身來。一陣拳打腳踢。這二三十人。站立不住。只得紛紛退下去。

此時酒家看來不好。只得硬著膽子登樓。跪下叩頭。不已。稱言三位英雄。祈勿動手。救救小人性命。纔好。三位道。我們又不是打你。何用這等慌忙。酒家道。三位呀。你今把胡公子跌死了。他的勢頭兇狠。方纔小人已曾稟告過了。你還不知麼。狄青道。胡倫死了麼。酒保道。天靈蓋已打得粉碎。鮮血滿地。難道還是活。

的嗎。今胡大人必來拿我。豈不是小人一命。喪於你
三。人。之。手。狄。青。道。店。主。休。得。著。忙。我。們。一。身。做。事。一
身。當。決。不。來。干。連。你。的。酒。家。道。你。雖。然。如。此。說。只。是
你。三。人。乃。異。省。的。人。民。一。時。逃。脫。豈。不。連。累。小。人。張
忠。道。我。三。人。乃。頂。天。立。地。的。英。雄。決。不。逃。走。你。且。再
拿。好。酒。上。來。俾。我。弟。兄。飲。箇。爽。快。如。不。送。來。我。們。真
箇。要。走。了。酒。家。聽。了。諾。諾。應。允。言。要。酒。也。容。易。此。時
急。忙。下。樓。取。一。罍。頂。好。的。酒。送。上。樓。來。只。恐。他。們。脫

逃。遂將好酒好看。來羈縻他們。弟兄三人大悅。盡量暢飲不休。

是日。胡制臺聞報大驚。卽刻傳令知縣。前往拏捉兇手。縣主奉令。帶了差役人等數十名。到了酒肆門前。驗明屍傷。確係撲跌隕命。當時縣主卽喚酒家上來。問他姓名。酒家稟道。大老爺在上。小人名喚張高。縣主又訊三人姓名。怎樣將公子打死的。須從實說來。酒家道。他三人名姓。小人實是不知。只是一箇紅面

的一箇黑面的。一箇白面的。同來飲酒。要上對面樓中。當時小人再三不肯。豈知他十分兇狠。伸出拳頭。將小人揪住要打。那時小人力怯無奈。只得容他登樓去。後來公子到了。卽時登樓廝鬧。彼時小人正在樓下盪酒。如何毆打。小人實未看見。老爺若欲知詳細情形。只要訊問三箇客人。卽明白了。縣主聽罷。卽斥令酒家暫退。命傳三人上來。當下衙役喚三人至前。縣主問道。你三人叫甚麼名姓。張忠道。吾姓張名

忠。山西榆次縣人氏。李義道。吾是北直順天府人。名
喚李義。狄青道。吾乃山西西河人。姓狄名青。縣主曰。
你三人既是他省人民。在外爲商。應該事事隱忍。纔
是。在此飲酒。緣何將胡公子無端打死。你且從實招
來。以免動刑。張忠道。大老爺明鑒。吾三人在樓中飲
酒。與這胡倫兩不相干。豈料他領了七八箇家丁。打
上樓來。不許我們飲酒。這先是胡倫差的。縣主聽了。
喝聲胡說。你還說公子麼。你既坐了他的樓。理須相

讓。况他是一箇貴公子。你三人是愚民。卽同輩中借
用了東西。還要說些好話。如今料你三兇徒。欺他斯
文弱質。竟行兇將他打死了。還要說此蠻話。好生可
惡。狄青道。老爺若論起理來。胡倫亦有差處。他一到
店中。卽差家人打上樓來。不容分說。後來胡倫上樓。
小人等並不曾動手。是他自己失足跌死。怎好冤屈
小人打死他的。望乞大老爺明鑒詳察。縣主大怒。喝
聲利口兇徒。你們將公子打死。還要如此強辯。皇城

法地。豈容此兇惡強徒。若不動刑。怎肯招認。吩咐先將這紅臉賊。狠狠夾起來。當時差役正要動手。來脫張忠靴子。忽來了一位欽差。名叫包拯。人稱鐵面閻羅官。因巡查到此。得知情形。卽向知縣道。這件事案情重大。待本部帶回衙去。細細究問。不怕他不招認。說罷。遂命親兵將三名凶犯帶轉回衙去了。是日包公帶轉犯人。升堂坐下。威風凜凜。令人著驚。命先帶張忠。吩咐擡起頭來。張忠深知包公乃是一

位正直無私的清官。故甚是欽敬。呼聲包大老爺。小人張忠叩見。包公舉目一看。見他豹頭虎額。雙目如電。想他是一箇英雄之輩。如挑他做箇武職。不難爲國家出力。卽言曰。張忠你旣非本省人。做甚麼生理。因何將胡倫打死。且從實稟來。張忠想道。這胡倫乃是狄哥哥。撩下樓去跌死的。方纔在知縣跟前。豈肯輕招。但今包公案下。料想瞞他不過。惟當先結義之時。立誓義同生死。如今且待我一人認了。以免累他。

二人定下主意。呼聲大老爺。小民乃山西人氏。販些
緞疋到京發賣。與李狄二人在萬花樓酒肆敘談。不
料胡倫不許我們坐於樓中。領著七八箇家人如虎
如狼。打上樓來。小人自恃有些氣力。將衆人打退下
去。後來胡倫上樓與小人交手。一交跌於樓下。撞破
腦蓋而死。實是小人誤傷的。包爺想道。本官見你是
箇英雄漢子。與民除害。到有開豁之意。怎麼刑尙未
動。竟是認了。若竟開放。未免枉法。不如且帶下去。再

訊這第二箇罷。張忠訊畢。又傳李義上來。當下李義跪下。包公一看李義。鐵面生光。環眼有神。燕頤虎額。氣概昂藏。包爺道。你是李義麼。那裏人氏。這胡倫與你們相毆。據張忠言是他自己跌墜下樓身死。可是真情麼。原來李義亦是莽夫。那裏聽得出包公開釋他們之意。只想張二哥。因何認作兇手。待我稟上大老爺。代替他罷。遂稟道。小民乃北直順天府人。三人到此販賣緞疋。在萬花樓飲酒。與胡倫吵鬧。小的性

烈將他打下樓墜死的。包爺喝道。張忠說是他與胡倫相爭。失足墜樓而死。你又說是你打死的。難道打死人不要償命的麼。李義言小的情愿償命。只懇大老爺赦脫張忠的罪。便是大恩了。包爺聽罷。遂命將李義帶下去。再將狄青帶上來訊問。

狄青上堂。包爺細看這小英雄。好生面熟。但不知在那裏相會過的。原來包公乃文曲星。狄青乃武曲星。今生雖未會。前世已相逢。故包公滿腹狐疑。此人好

生面善。但一時記憶不清。遂問你是狄青麼。那省人氏。狄青稟道。小民乃山西省太原人。只爲偕友到此經營。是日於樓中飲酒。不知胡倫何故。引了多人上樓。要打吾三人。小民等略精武藝。卽將衆人打退。至胡倫跌死。卻是小人拋下去的。張李並非兇手。大老爺明鑒萬里。求將他二人放了。包爺暗想道。這又奇了。別人巴不得推諉。他三人倒把打死人的罪名都認在自己身上。此中必有緣故。想三人是義俠之交。

同場做事。不肯置身事外。所謂甘苦患難。死生共之。如此義氣。誠是難得。因想胡倫縱肆橫行。毫無禁忌。良民受害。伊於胡底。老夫早欲尋他破綻。無奈他機巧多端。所以不果。今日之死。實是爲地方除一大惡。更想張李狄三人。乃是異鄉孤客。正如羊入虎羣。若非胡倫依勢恃強。此三人焉敢動手。縱傷了他性命。亦是胡倫該死。想畢。卽將驚堂木一拍。大喝道。你這三人。說話糊塗。況且驗明胡倫屍傷。係是被跌身死。

如何這等胡供。豈不知打死人是要償命的。你們莫不都是瘋漢麼。喝命攆他出去。斯時三人齊聲稱謝。連忙回寓。收拾行李。返鄉而去。包爺斷結此案。胡制臺雖有勢力。亦無可如何。而萬花樓左近一帶居民。自胡倫死後。得以免此暴虐。莫不稱頌三人之功。不置云。

民國十年五月發行
民國十七年一月四版



(小 小 說)

△ 每冊定價銀五分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中華書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